



五臟

五候

五

逆順肥瘦

血經

陰陽清濁

陰陽繫日月

病傳

淫邪發夢

順氣百

分爲四時

外揣

五變

本藏

禁服

五色

論

背胸

衛氣

論痛

天年

靈樞

五

五閱五使^{三十}

黃帝內經靈樞卷之五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有五官五閱以觀五氣五氣者五藏之使也五時之副也願聞其五使富安出岐伯曰五官者五藏之閱也黃帝曰願聞其所出令可爲常岐伯曰脉出於氣口色見於明堂五色更出以應五時各如其常經氣入藏必當泊裏帝曰善五色獨決於明堂乎岐伯曰五官以辨闕庭必張乃立明堂明堂廣大

蕃蔽見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博
廣大壽中百歲見此者刺之必已如是之人者
血氣有餘肌肉堅緻故可苦以鍼黃帝曰願聞
五官岐伯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
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腎之官也
黃帝曰以官何候岐伯曰以候五藏故肺病者
喘息鼻張肝病者皆青脾病者唇黃心病者舌
卷短顙赤腎病者顙與顏黑黃帝曰五脉安出

五色安見其常色殆者如何岐伯曰五官不辨
闕庭不張小其明堂蕃蔽不見又埋其牆牆下
無基垂角去死如是者雖平常殆况加疾哉黃
帝曰五色之見於明堂以觀五藏之氣左右高
下各有形乎岐伯曰府藏之在中也各以次舍
左右上下各如其度也

逆順肥瘦篇第三十八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鍼道於夫子衆多畢悉

矣夫子之道應若失而據未有堅然者也夫子
之間學熟乎將審察於物而心生之乎岐伯曰
聖人之爲道者上合於天下合於地中合於人
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式檢押乃後可傳焉
故匠人不能釋尺寸而意短長廢繩墨而起平
水也工人不能置規而爲員去矩而爲方知用
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順之常也黃帝
曰願聞自然奈何岐伯曰臨深決水不用功力

而水可竭也循掘決澗而經可通也此言氣之
滑澁血之清濁行之逆順也黃帝曰願聞人之
白黑肥瘦小長各有數乎岐伯曰年質壯大血
氣充盈膚革堅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留之
此肥人也廣肩腋項肉薄厚皮而黑色唇臨臨
然其血黑以濁其氣濇以遲其爲入也貪於取
與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也黃帝曰刺瘦
人奈何岐伯曰瘦人者皮薄色少肉廉廉然薄

解經言其血清氣滑易脫於氣易損於血刺此者淺而疾之黃帝曰刺常人奈何岐伯曰視其白黑各爲調之其端正敦厚者其血氣和調刺此者無失常數也黃帝曰刺壯士眞骨者奈何岐伯曰刺壯士眞骨堅肉緩節監監然此人重則氣滿血濁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勁則氣滑血清刺此者淺而疾之黃帝曰刺嬰兒奈何岐伯曰嬰兒者其肉脆血少氣弱刺此者以

毫鍼淺刺而疾發鍼日再可也黃帝曰臨深決水奈何岐伯曰血清氣濁疾寫之則氣竭焉黃帝曰循掘決衝奈何岐伯曰血濁氣滿疾寫之則經可通也黃帝曰脉行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手之三陰從臑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黃帝曰少陰之脉獨下行何也岐伯曰不然夫衝脉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稟焉其上者出於

頤頰滲諸陽，灌諸精。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腠中，伏行臂骨內，下至內踝之後，屬而別。其下者，並於少陰之經，滲諸陰。其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結則跗上不動，不動則厥厥則寒矣。黃帝曰：何以明之？岐伯曰：以言道之。切而驗之，其非必動然後乃可明逆順之行也。黃帝曰：窘乎哉！聖人之爲道也，明於日月，微於

毫釐，其非夫子孰能道之也。

血絡篇第三十九

鍼刺
三十一

黃帝曰：願聞其奇邪，而不在經者。岐伯曰：血絡是也。黃帝曰：刺血絡而仆者，何也？血出而射者，何也？血少黑而濁者，何也？血出清而半爲汁者，何也？發鍼而腫者，何也？血出若多若少，而面色蒼蒼者，何也？發鍼而面色不變而煩懣者，何也？多出血而不動搖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脉

氣盛而血虛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什血氣俱盛而陰氣多者其血滑刺之則射陽氣畜積久留而不寫者其血黑以濁故不能射新飲而液滲於絡而未合和於血也故血出而汁別焉其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爲腫陰氣積於陽其氣因於絡故刺之血未出而氣先行故腫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寫之則陰陽俱脫表裏相離故脫色而蒼蒼然刺之血出多色

不變而煩惋者刺絡而虛經虛經之屬於陰者陰脫故煩惋陰陽相得而合爲痺者此爲內溢於經外注於絡如是者陰陽俱有餘雖多出血而弗能虛也黃帝曰相之奈何岐伯曰血脈者盛堅橫以赤上下無常處小者如鍼大者如筋則而寫之萬全也故無失數矣失數而反各如其度黃帝曰鍼入而肉著者何也岐伯曰熱氣因於鍼則鍼熱熱則肉著於鍼故堅焉

藏象
十九

陰陽清濁篇第四十

黃帝曰余聞十二經脈以應十二經水者其五色各異清濁不同人之血氣若一應之奈何岐伯曰人之血氣苟能若二則天下爲一矣惡有亂者乎黃帝曰余問一人非問天下之衆岐伯曰夫一人者亦有亂氣天下之衆亦有亂人其合爲二耳黃帝曰願聞人氣之清濁岐伯曰受穀者濁受氣者清清者注陰濁者注陽濁而清

者上出於咽清而濁者則下行清濁相干命曰亂氣黃帝曰夫陰清而陽濁濁者有清清者有濁清濁別之奈何岐伯曰氣之太別清者上注於肺濁者下走於胃胃之清氣上出於口肺之濁氣下注於經內積於海黃帝曰諸陽皆濁何陽濁甚乎岐伯曰手太陽獨受陽之濁手太陰獨受陰之清其清者上走空竅其濁者下行諸經諸陰皆清足太陰獨受其濁黃帝曰治之奈

何岐伯曰清者其氣滑濁者其氣澀此氣之常也故刺陰者深而留之刺陽者淺而疾之清濁相干者以數調之也

陰陽繫日月篇第四十一

經絡
三十四

黃帝曰余聞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其合之於人奈何岐伯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故天爲陽地爲陰故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月生於水故在下者爲陰手之十指以應

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爲陽黃帝曰合之於脉奈何岐伯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於前故曰陽明申者七月之生陰也主右足之少陰丑者十二月主左足之少陰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太陽子者十一月主左足之太陽戌

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甲主左手之少陽巳主右手之少陽乙主左手之太陽戊主右手之太陽丙主左手之陽明丁主右手之陽明此兩火并合故爲陽明庚主右手之少陰癸主左手之少陰辛主右手之太陽壬主左手之太陽故足之陽者陰中之少陽也足之陰者陰中之太陰也手之陽者陽中之太陽也手之陰者陽中

之少陰也腰以上者爲陽腰以下者爲陰其於五藏也心爲陽中之太陽肺爲陽中之少陰肝爲陰中之少陽脾爲陰中之至陰腎爲陰中之太陰黃帝曰以治之奈何岐伯曰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陽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陽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陰黃帝曰五行以東方爲甲乙

木王春春者蒼色主肝肝者足厥陰也今乃以
甲爲左手之少陽不合於數何也岐伯曰此天
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
陽者有名而無形故數之可十離之可百散之
可千推之可萬此之謂也

病傳篇第四十二

黃帝曰余受九鍼於夫子而私覽於諸方或有
導引行氣喬摩灸熨刺焫飲藥之一者可獨守

即將盡行之乎岐伯曰諸方者衆人之方也非
一人之所盡行也黃帝曰此乃所謂守一勿失
萬物畢者也今余已聞陰陽之要虛實之理傾
移之過可治之屬願聞病之變化淫傳絕敗而
不可治者可得聞乎岐伯曰要乎哉問道昭乎
其如日醒寤乎其如夜瞑能被而服之神與俱
成畢將服之神自得之生神之理可著於竹帛
不可傳於子孫黃帝曰何謂日醒岐伯曰明於

而之心一日不已死冬鷄鳴夏下晡諸病以次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間一藏及二三四藏者乃可刺也

淫邪發夢篇第四十三

疾疢
八十五

黃帝曰願聞淫邪淫衍奈何岐伯曰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藏不得定處與榮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氣淫於府則有餘于外不足於內氣淫于藏則有

餘於內不足於外黃帝曰有餘不足有形乎岐伯曰陰氣盛則夢水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火火而燔炳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甚則夢墮盛饑則夢取甚飽則夢棄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喜笑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寤之立已○厥氣客于心則夢見丘山煙火客

十二
子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于肝則夢山林樹木客于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客于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客于膀胱則夢遊行客于胃則夢飲食客于大腸則夢田野客于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客于膽則夢關訟自刎客于陰器則夢接內客于項則夢斬首客于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窳苑中客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客于胞肓則夢洩便凡此有餘不

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

順氣一日分爲四時篇第四十四

疾病二十三

黃帝曰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於燥濕寒暑風雨陰陽喜怒飲食居處氣合而有形得藏而
有名余知其然也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晝安夕
加夜甚何也岐伯曰四時之氣使然黃帝曰願
聞四時之氣岐伯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
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爲四時朝則爲春

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朝則人氣始生
病氣衰故旦慧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夕
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人氣入藏邪
氣獨居於身故甚也黃帝曰其時有反者何也
岐伯曰是不應四時之氣藏獨主其病者是必
以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
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順天之時而病可與
期順者爲工逆者爲巖帝曰善

靈樞經卷五

黃帝曰余聞刺有五變以主五輸願聞其數岐
伯曰人有五藏五藏有五變五變有五輸故五
五二十五輸以應五時黃帝曰願聞五變岐伯
曰肝爲牡藏其色青其時春其音角其味酸其
日甲乙心爲牡藏其色赤其時夏其日丙丁其
音徵其味苦脾爲牡藏其色黃其時長夏其日
戊己其音宮其味其肺爲牡藏其色白其音商
其時秋其日庚辛其味辛腎爲牡藏其色黑其

時冬其日壬癸其音羽其味鹹是爲五變黃帝
曰以主五輪奈何藏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
榮時主夏夏刺輪音主長夏長夏刺經味主秋
秋刺合是謂五變以主五輪黃帝曰諸原安合
以致六輪岐伯曰原獨不應五時以經合之以
應其數故六六三十六輪黃帝曰何謂藏主冬
時主夏音主長夏味主秋色主春願聞其故岐
伯曰病在藏者取之井病變於色者取之榮病

時間時甚者取之輪病變於音者取之經經滿
而血者病在胃及以飲食不節得病者取之於
合故命曰味主合是謂五病也

外揣篇第四十五

黃帝曰余聞九鍼九篇余親授其調頗得其意
夫九鍼者始於一而終於九然未得其要道也
夫九鍼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淥不可爲
下高不可爲益恍惚無窮流溢無極余知其合

於天道人事四時之變也。然余願雜之毫毛，渾束爲一，可乎？岐伯曰：明乎哉！問也，非獨鍼道焉。夫治國亦然。黃帝曰：余願聞鍼道，非國事也。岐伯曰：夫治國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淺，雜合而爲一乎？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日與月焉，水與鏡焉，鼓與響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後其聲；動搖則應，和盡得其情。黃帝曰：窘乎哉！昭昭之明

不可蔽，其不可蔽，不失陰陽也。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見而得之。若清水明鏡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蕩。若是，則內外相襲。若鼓之應桴，響之應聲，影之似形。故遠者司外，揣內近者司內，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益，請藏之靈蘭之室，弗敢使泄也。

黃帝內經靈樞卷之五終

五變四十六 黃帝內經靈樞卷之六

疾
七十六

黃帝問於少俞曰余聞百疾之始期也必生於風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復還或留止或爲風腫汗出或爲消痺或爲寒熱或爲留痺或爲積聚奇邪淫溢不可勝數願聞其故夫同時得病或病此或病彼意者天之爲人生風乎何其異也少俞曰夫天之生風者非以私百姓也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避

者得無殆。非求人而人自犯之。黃帝曰：「一時遇風同時得病，其病各異，願聞其故。」少俞曰：「善乎哉！問請論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礪刀，創斷材木，木之陰陽尚有堅脆，堅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節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堅脆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況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異耶？夫木之蚤花先生葉者，遇春霜烈風則花落而葉萎。」

久曝大旱則脆木薄皮者，枝條汁少而葉萎。久陰淫雨則薄皮多汁者，皮潰而漉，卒風暴起則剛脆之木枝折，机傷。秋霜疾風則剛脆之木根搖而葉落。凡此五者，各有所傷，況於入乎？黃帝曰：「以人應木，奈何？」少俞荅曰：「木之所傷也，皆傷其枝，枝之剛脆而堅未成，傷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爲病也。」○黃帝曰：

人之善病風厥漉汗者何以候之少俞荅曰肉不堅腠理疎則善病風黃帝曰何以候肉之不堅也少俞荅曰腠肉不堅而無分理者應理應理而皮不縝者腠理疎此言其渾然者○黃帝曰人之善病消痺者何以候之少俞荅曰五藏皆柔弱者善病消痺黃帝曰何以知五藏之柔弱也少俞荅曰夫柔弱者必有剛強剛強多怒柔者易傷也黃帝曰何以

候柔弱之與剛強少俞荅曰此人薄皮膚而目堅固以深者長衝直揚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胃中畜積血氣逆留臍皮充肌血脉不行轉而爲熱熱則消肌膚故爲消痺此言其人暴剛而肌肉弱者也○黃帝曰人之善病寒熱者何以候之少俞荅曰小骨弱肉者善病寒熱黃帝曰何以候骨之小大肉之堅脆色之不一也少俞荅曰顴骨者骨之

本也。顙大則骨大，顙小則骨小。皮膚薄而其肉無腠，其臂懦懦然，其地色殆然，不與其天同色，汚然獨異，此其候也。然後臂薄者，其髓不滿，故善病寒熱也。○黃帝曰：何以候人之善病痺者？少俞荅曰：麤理而肉不堅者，善病痺。黃帝曰：痺之高下有處乎？少俞荅曰：欲知其高下者，各視其部。○黃帝曰：人之善病腸中積聚者，何以候之？少俞荅曰：皮膚薄而不

澤，肉不堅而淖澤如此，則腸胃惡，惡則邪氣留止，積聚乃傷脾胃之間，寒溫不次，邪氣稍至，稽積留止，大聚乃起。○黃帝曰：余聞病形已知之矣，願聞其時。少俞荅曰：先立其年以知其時，時高則起，時下則殆。雖不陷下，當年有衝通，其病必起，是謂因形而生病，五變之紀也。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於性命者也經脉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關闔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則經脉流行營覆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

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府化穀風痺不作經脉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於天也無愚智賢不肖無以相倚也然有其獨盡天壽而無邪僻之病百年不衰雖犯風雨卒寒大暑猶有弗能害也有其不離屏蔽室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於病何也

願聞其故。岐伯對曰：「寤乎哉！問也。五藏者，所以參天地副陰陽而連四時化五節者也。五藏者，固有小大高下堅脆端正偏傾者。六府亦有小大長短厚薄結直緩急。凡此二十五者，各不同，或善或惡，或吉或凶，請言其方。○心小則安，邪弗能傷，易傷以憂；心大則憂，不能傷，易傷於邪。心高則滿於肺中，悅而善忘，難開以言；心下則藏外，易傷於寒，易恐以言。

心堅則藏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痺熱。中心端正則和利，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肺小則少飲，不病喘喝；肺大則多飲，善病胃痺，喉痺逆氣。肺高則上氣肩息，欬肺下則居賁迫肺，善脇下痛。肺堅則不病，欬上氣，肺脆則苦病消痺，易傷。肺端正則和利，難傷；肺偏傾則胃偏痛也。○肝小則藏安，無脇下之病；肝大則逼胃迫咽，迫咽則苦膈中，且

脇下痛肝高則上支責切脇俛爲息責肝下則逼胃脇下空脇下空則易受邪肝堅則藏安難傷肝脆則善病消痺易傷肝端正則和利難傷肝偏傾則脇下痛也○脾小則藏安難傷於邪也脾大則苦湊眇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則眇引季脇而痛脾下則下加於大腸下加於大腸則藏苦受邪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痺易傷脾端正則和利難傷

脾偏傾則善滿善脹也○腎小則藏安難傷腎大則善病腰痛不可以俛仰易傷以邪腎高則苦背脊痛不可以俯仰腎下則腰尻痛不可以俛仰爲狐疝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腎脆則善病消痺易傷腎端正則和利難傷腎偏傾則苦腰尻痛也凡此二十五變者人之所苦常病也○黃帝曰何以知其然也岐伯曰赤色小理者心小麤理者心大無鬲虧者

心高，筋小，短舉者，心下，筋長者，心下，堅，筋弱，小以薄者，心脆，筋直下，不舉者，心端正，筋倚一方者，心偏傾也。○白色，小理者，肺小，蠱理者，肺大，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合腋張脇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堅，肩背薄者，肺脆，背膺厚者，肺端正，脇偏疎者，肺偏傾也。○青色，小理者，肝小，蠱理者，肝大，廣脅反，散者，肝高，合脇兔，散者，肝下，胃脇好者，肝堅，脇骨弱者，肝脆，膺

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脇骨偏舉者，肝偏傾也。○黃色，小理者，脾小，蠱理者，脾大，揭膺者，脾高，膺下縱者，脾下，膺堅者，脾堅，膺大而不堅者，脾脆，膺上下好者，脾端正，膺偏舉者，脾偏傾也。○黑色，小理者，腎小，蠱理者，腎大，高耳者，腎高，耳後陷者，腎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正，耳偏高者，腎偏傾也。凡此諸變者，持則安，減則病也。帝曰：善。然非余之所

問也。願聞人之有不可病者。至盡天壽。雖有深憂大恐。怵惕之志。猶不能減也。甚寒大熱。不能傷也。其有不離屏蔽室內。又無怵惕之恐。然不免於病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五藏六府。邪之舍也。請言其故。五藏皆小者。少病。苦焦心大者。愁憂。五藏皆大者。緩於事。難使。以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藏皆堅者。無病。五藏皆脆者。不離於病。五藏皆端正者。

和利得人心。五藏皆偏傾者。邪心而善盜。不可以爲人平。反覆言語也。○黃帝曰。願聞六府之應。岐伯答曰。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脉其應。肝合膽。膽者。筋其應。脾合胃。胃者。肉其應。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黃帝曰。應之奈何。岐伯曰。肺應皮。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皮緩腹裏大者。大腸大而長。皮急者。大腸急而短。皮滑者。大腸

直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心應脉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腸薄。皮緩者脉緩。脉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脉沖小者小腸小而短。諸陽經脉皆多紆屈者小腸結。脾應肉肉腠堅大者胃厚。肉腠糜者胃薄。肉腠小而糜者胃不堅。肉腠不稱身者胃下。胃下者下管約不利。肉腠不堅者胃緩。肉腠無小裏累者胃急。肉腠多少裏累者胃結。胃結者上

管約不利也。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膽厚。爪薄色紅者膽薄。爪堅色青者膽急。爪濡色赤者膽緩。爪直色白無約者膽直。爪黑多紋者膽結也。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麤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疎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麤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黃帝曰厚薄美惡皆有形。願聞其所病。岐伯荅曰視其外

應以知其內藏則知所病矣

禁服篇第四十八

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於九鍼六十篇且暮勤服之近者編絕久者簡垢然尚諷誦弗置未盡解於意矣外揣言渾束爲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慮褊淺不能博大深與自強於學君細子細子恐其散於

後世絕於子孫敢問約之奈何黃帝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雷公再拜而起曰請聞命於是也乃齋宿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黃帝乃與俱入齋室割臂歃血黃帝親祝曰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有敢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黃帝乃左握其手右授之書曰慎之慎之吾爲子言

之凡刺之理經脈爲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
刺五藏外刺六府審察衛氣爲百病母調其虛
實虛實乃止寫其血絡血盡不殆矣雷公曰此
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
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
則神與弗俱雷公曰願爲下材者弗滿而約之
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爲工不可以爲天下
師雷公曰願聞爲工黃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

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
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人
迎大一倍於寸口病在足少陽一倍而躁在手
少陽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陽一倍而躁病在手
太陽人迎三倍病在足陽明二倍而躁病在手
陽明盛則爲熱虛則爲寒寒則爲痛痺代則乍
甚乍間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痛則取之分肉
代則取血絡且飲藥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

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
溢陽溢陽爲外格死不治必審按其本末察其
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十口大於人迎一倍病
在足厥陰一倍而躁在手心主寸口二倍病在
足少陰二倍而躁在手少陰寸口三倍病在足
太陰三倍而躁在手太陰盛則脹滿寒中食不
化虛則熱中出糜少氣瀕色變緊則痛痺代則
乍痛乍止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則先刺而後

灸之代則取血絡而後調之陷下則徒灸之陷
下者脉血結於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之不
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寸口四倍者名曰
內關內關者且大且數死不治必審察其本末
之寒溫以驗其藏府之病通其營輸乃可傳於
大數大數曰盛則徒寫之虛則徒補之緊則灸
刺且飲藥陷下則徒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
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脉急則引脉大以

弱則欲安靜用力無勞也

五色篇第四十九

脉色
三十一

雷公問於黃帝曰五色獨決於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謂也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於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雷公曰五官之辨奈何黃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於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於

闕庭王官在於下極五藏安於胃中其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清五官惡得無辨乎雷公曰其不辨者可得聞乎黃帝曰五色之見也各出其色部部骨陷者必不免於病矣其色部乘襲者雖病甚不死矣雷公曰官五色奈何黃帝曰青黑爲痛黃赤爲熱白爲寒是謂五官雷公曰病之益甚與其方衰如何黃帝曰外內皆在焉切其脉口滑小緊以沉者病益甚在中人

迎氣太緊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其脉口浮滑者病日進人迎沉而滑者病日損其脉口滑以沉者病日進在內其人迎脉滑盛以浮者其病日進在外脉之浮沉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病難已病之在藏沉而大者易已小爲逆病在府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盛堅者傷於寒氣口盛堅者傷於食雷公曰以色言病之間甚奈何黃帝曰其色麤以明沉夫者爲甚其色上

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散者病方已五色各有藏部有外部有內部也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走外者其病從內走外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其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其脉滑大以代而長者病從外來目有所見志有所惡此陽氣之并也可變而已雷公曰小子聞風者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濕之起也

別之奈何黃帝曰常候關中薄澤爲風冲濁爲
痺在地爲厥此其常也各以其色言其病雷公
曰人不病卒死何以知之黃帝曰大氣入於藏
府者不病而卒死矣雷公曰病小愈而卒死者
何以知之黃帝曰赤色出兩顴大如母指者病
雖小愈必卒死黑色出於庭大如母指必不病
而卒死雷公再拜曰善哉其死有期乎黃帝曰
察色以言其時雷公曰善乎願卒聞之黃帝曰

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
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也下者脾也方
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
者臍也面主以上者小腸也面主以下者膀胱
子處也顴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
內眥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
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
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臙也此五

藏六府肢節之部也。各有部分。有部分。用陰和陽。用陽和陰。當明部分。萬舉萬當。能別左右。是謂大道。男女異位。故曰陰陽。審察澤天。謂之良工。沉濁爲內。浮澤爲外。黃赤爲風。青黑爲痛。白爲寒。黃而膏潤爲膿。赤甚者爲血。痛甚爲癰。寒甚爲皮不仁。五色各見其部。察其浮沉。以知淺深。察其澤夭。以觀成敗。察其散搏。以知遠近。視色上下。以知病處。積神於心。以知往今。故相氣

不微。不知是非。屬意勿去。乃知新故。色明不麤。沉天爲甚。不明不澤。其病不甚。其色散駒。駒然未有聚。其病散。而氣痛聚未成也。腎乘心。心先病。腎爲應。色皆如是。男子色在於面。主爲小腹痛。下爲卵痛。其圓直爲莖痛。高爲本下。爲首。狐疝瘻陰之屬也。女子在於面。主爲膀胱子處之病。散爲痛。搏爲聚。方圓左右各如其色。形其隨而下。至眦爲澤。有潤如膏狀。爲暴食不潔。左爲

左右爲右其色有邪聚散而不端面色所指者也色者青黑赤白黃皆端滿有別鄉別鄉赤者其色亦大如榆莢在面王爲不白其色上銳首空上向下銳下向在左右如法以五色命藏青爲肝赤爲心白爲肺黃爲脾黑爲腎肝合筋心合脉肺合皮脾合肉腎合骨也

論勇篇第五十

黃帝問於少俞曰有人於此並行血立其年之

長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風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少俞曰帝問何急黃帝曰願盡聞之少俞曰春青風夏陽風秋涼風冬寒風凡此四時之風者其所病各不同形黃帝曰四時之風病人如何少俞曰黃色薄皮弱肉者不勝春之虛風白色薄皮弱肉者不勝夏之虛風青色薄皮弱肉不勝秋之虛風赤色薄皮弱肉不勝冬之虛風也黃帝曰

黑色不病乎。少俞曰：黑色而皮厚，肉堅固，不傷於四時之風，其皮薄而肉不堅，色不一者，長夏至而有虛風者，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長夏至而有虛風，不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必重感於寒，外內皆然，乃病。黃帝曰：善。○黃帝曰：夫人之忍痛與不忍痛者，非勇怯之分也。夫勇士之忍痛者，見難則前，見痛則止；夫怯士之忍痛者，聞難則恐，遇痛不動。夫勇士之忍痛者，見

難不恐，遇痛不動。夫怯士之不忍痛者，見難與痛目轉面盼，恐不能言，失氣驚悸，顏色變更，乍死乍生。余見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少俞曰：夫忍痛與不忍痛者，皮膚之薄厚，肌肉之堅脆，緩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謂也。黃帝曰：願聞勇怯之所由。然。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長衡直揚，三焦理橫，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堅，其膽滿以傍，怒則氣盛，而胃張，肝舉而膽橫，皆裂而目

揚毛起而面蒼此勇士之由然者也黃帝曰願聞怯士之所由然少俞曰怯士者目大而不減陰陽相失其焦理縱闊筋短而小肝系緩其膽不滿而縱腸胃換脇下空雖方大怒氣不能滿其胃肝肺雖舉氣衰復下故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黃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穀之精澀穀之液也其氣慄悍其入於胃中則胃脹氣上逆滿

於胃中肝浮膽橫當是之時固比於勇士氣衰則悔與勇士同類不知避之名曰酒悍也

背膂篇第五十一

經絡十一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五藏之膂出於背者岐伯曰背中大膂在杼骨之端肺膂在三焦之間心膂在五焦之間膈膂在七焦之間肝膂在九焦之間脾膂在十一焦之間腎膂在十四焦之間皆挾脊相去三寸所則欲得而驗之按其處

靈樞經卷下

應在中而痛解乃其膈也灸之則可刺之則不可氣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以火補者母吹其火須自滅也以火寫者疾吹其火傳其艾須其火滅也

衛氣篇第五十二

黃帝曰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受水穀而行化物者也其氣內于五藏而外絡肢節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衛氣其精氣

經絡
十二

之行於經者爲營氣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之無端亭亭淳淳乎孰能窮之然其分別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所離之處能別陰陽十二經者知病之所生候虛實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府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紹於門戶能知虛石之堅軟者知補寫之所在能知六經標本者可以無惑於天下岐伯曰博哉聖帝之論臣請盡意悉言之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

標在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足少陽之本在竅陰之間。標在窻籠之前。窻籠者耳也。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標在背腧與舌下兩脉也。足厥陰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腧也。足陽明之本在厲兌。標在人迎。頰挾頰顙也。足太陰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在背腧與舌本也。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一寸也。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

寸。手少陰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下三寸也。凡候此者下虛則厥下盛則熱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故有者絕而止之虛者引而起之請言氣街胃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故氣在頭

者止之於腦氣在胃者止之膺與背膈氣在腹
者止之背膈與衝脉於臍左右之動脉者氣在
脛者止之於氣衝與承山踝上以下取此者用
毫鍼必先按而在久應於手乃刺而予之所治
者頭痛眩仆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積痛可移
者易已也積不痛難已也

論痛篇第五十三

黃帝問於少俞曰筋骨之強弱肌肉之堅脆皮

藏象
三十二

膚之厚薄腠理之疎密各不同其於鍼石火灼
之痛何如腸胃之厚薄堅脆亦不等其於毒藥
何如願盡聞之少俞曰人之骨強筋弱肉緩皮
膚厚者耐痛其於鍼石之痛火灼亦然黃帝曰
其耐火灼者何以知之少俞答曰加以黑色而
美骨者耐火灼黃帝曰其不耐鍼石之痛者何
以知之少俞曰堅肉薄皮者不耐鍼石之痛於
火灼亦然黃帝曰人之病或同時而傷或易已

或難已其故何如。少俞曰：同時而傷，其身多熱者，易已；多寒者，難已。黃帝曰：人之勝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勝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毒也。

天年篇第五十四

藏象
十四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人之始生，何氣築爲基？何立而爲稱？何失而死？何得而生？岐伯曰：以母爲基，以父爲楨。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黃帝曰：

何者爲神？岐伯曰：血氣已和，榮衛已通，五臟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爲人。黃帝曰：人之壽夭各不同，或夭壽，或卒死，或病久，願聞其道。岐伯曰：五藏堅固，血脈和調，肌肉解利，皮膚緻密，營衛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氣以度行，六府化穀，津液布揚，各如其常，故能長久。黃帝曰：人之壽百歲而死，何以致之？岐伯曰：使道隧以長，基牆高以方，通調營衛，三部三里起，骨高肉

滿百歲乃得終黃帝曰其氣之盛衰以至其死
可得聞乎岐伯曰人生十歲五藏始定血氣已
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歲血氣始盛肌肉方
長故好趨三十歲五藏大定肌肉堅固血脉盛
滿故好步四十歲五藏六府十二經脉皆大盛
以平定膝理始疎榮華頹落髮頗斑白平盛不
搖故好坐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膽汁始
減目始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苦憂悲血氣懈

惰故好臥七十歲脾氣虛皮膚枯八十歲肺氣
衰魄離故言善悞九十歲腎氣焦四藏經脉空
虛百歲五藏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
黃帝曰其不能終壽而死者何如岐伯曰其五
藏皆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喘息暴疾又卑
基墻薄脉少血其肉不石數中風寒血氣虛脉
不通真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中壽而盡也

黃帝內經靈樞卷之六終